

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（插图典藏本）

最后的敬意——新探案

(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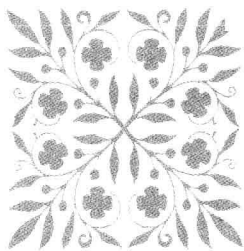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英】柯南·道尔 著 陈建华 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最后的致意·新探案

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(四)

[英] 柯南·道尔 著

陈建华 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(插图典藏本)(全4册)/(英)柯南·道尔著 陈建华译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3.12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587—0

I.福… II.①柯… ②陈… III.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1170号

责任编辑:高毫林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抱团儿工作室·落年设计

责任印制: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pp.com>

印刷: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59.75 插页:16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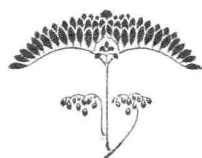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362千字

定价:118.00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最后的致意

1 紫藤居	3
2 硬纸盒子	35
3 红圈会	57
4 布鲁斯-帕廷顿计划	77
5 垂死的侦探	108
6 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	125
7 魔鬼之足	146
8 夏洛克·福尔摩斯最后的致意	171



新探案

1 显赫的顾客	191
2 皮肤变白的士兵	218
3 王冠宝石案	238
4 三角墙山庄	256
5 吸血鬼	275
6 三个同姓人	293
7 雷神桥之谜	311
8 爬行的人	337
9 狮鬃毛	358
10 蒙着面纱的房客	377
11 肖斯科姆老宅	389
12 退休的颜料商	407



最后的致意

1

紫藤居

一、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斯先生的传奇经历

我在笔记本中发现了这则记载，那是1892年接近3月底的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。我们正在坐着吃午餐的时候，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，还匆匆地回复了。他没说什么，然而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事，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跟前，面露深思，抽着烟斗，时不时瞄一眼那份电报。突然，他转身对我，眼里露出诡秘的表情。

“华生，我觉得我们要把你当作是一位文字学家，”他说，“‘怪异’这个词你是怎么解释的？”

“奇怪——异常。”我回答道。

他对我的定义摇摇头。

“肯定还有更深的含义，”他说，“其实还暗含悲惨和恐怖的色彩。假如回忆一下你那些长久地折磨大家的文章，你就会意识到‘怪诞’这个词往深处想就是犯罪。想想‘红发会’那件事情吧，开始十分怪异，最终结果却是铤而走险想抢劫。还有，‘五个桔核’那件极其怪异的事情，

结果直接导致一场凶杀案。所以，‘怪异’这个词总是让我警惕。”

“电报里面也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地念着电文：

碰到难以置信且怪异的事情。能否向您求教？

斯考特·艾克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“是男还是女？”我问。

“肯定是男的。女的根本不会拍这种把回电费用先付了的电报。她会直接过来的。”

“你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把卡鲁塞斯上校送进监狱以来，你知道我是多么无聊。我的脑子就像一部空转的引擎，因为没有连接上跟它配套的部件而破碎。生活无聊，报纸无味，冒险和浪漫好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已经永远消失了。那你还会问我是否着手研究任何新问题吗？尽管它是多么的琐碎。但是眼下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们的当事人来了。”

楼梯上听到了有节奏的脚步声。一会儿，一个高大壮实、灰白胡子并且庄严可敬的人被领进了房间。他那高大的体形和装腔作势表明了他的身世。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保守人士、一个传教士、一个好公民，十足的正统和守旧。然而，由于某种突如其来的经历让他搅乱了天生的镇静，这能从他蓬乱的头发、恼羞成怒的脸上，还有惊慌失措的表情上都能看得出来。他马上切入正题谈他的事情。

“我碰到了最奇特最烦心的事情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。这是最不合情理——最让人气愤的事情。

我坚决要讨个说法。”他很愤怒地说。

“请坐吧，斯科特·艾克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口吻说，“首先，我能否问一句，你到底为何来找我？”

“哦，先生，这件事看起来跟警察扯不上边，还有，你听完了这件事之后，你肯定会赞同我不能放任自流。我对私人侦探这些家伙一点好感都没有，但是听到你的大名——”

“是这样的。但是还有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呢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福尔摩斯瞄了一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一刻，”他说，“你的电报是大约一点钟发的。但是，如果不是发现你一醒来时就碰到麻烦，那任何人都不会注意你这身打扮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抹抹乱糟糟的头发，摸摸没有刮的下巴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根本没有想到收拾一下。我巴不得离开那种房子。在我来这里之前，我到处打听。你知道，我去找房产中介。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缴清了，说紫藤居一切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，“你太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了，他有一个坏习惯，总是前言不搭后语。请你整理一下思路，按照顺序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，让你不梳头不刮脸，鞋和衣服的纽扣都没有扣好就匆忙出来寻求帮助了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苦着脸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怪异的样子。

“我这模样看起来肯定糟糕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但是我搞不清楚，我一辈子竟然会碰到这种事情。让我把这件怪事统统告诉你吧。你听完之后，我敢肯定你会觉得我这样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但他的叙述没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传来吵闹声，赫德森太太开门迎进来两个官员模样的壮汉子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探长，他充满活力，在他那个圈子里，是一个能干的官员。他跟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接着介绍了他的同事，萨里警局的贝尼斯探长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俩一起跟踪，结果是这个方向。”他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客人，“你就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我们今天跟了你整整一个上午了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你们是根据电报跟踪他的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一点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发现了线索，就一直跟踪到这里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要一份证词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关于厄榭附近紫藤居的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昨天死亡一事的证词。”



你不是说我有嫌疑吧？

我们的当事人坐直了身子，瞪大了双眼，惊诧的脸上毫无血色。

“死了？你是说他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出事了么？”

“谋杀，假如说地球上出现过谋杀的话。”

“天呐！太恐怖了！你不是说——你不是说我有嫌疑吧？”

“在死人的口袋里有你的一封信，通过这封信，我们知道你昨晚曾计划在他家里住宿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哦，你住宿了，是吗？”

他们拿出了笔记本。

“等等，葛莱森，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“你们只需要一份清楚的供词，是吗？”

“我有责任警告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这份供词能用来指控他。”

“艾克尔斯先生正想把这件事经过告诉我们，你们就来了。华生，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没有什么坏处吧。先生，我建议你不用在乎多了两个听众，接着讲，就像刚刚没有人打断那样。”

我们的客人把白兰地一口喝光了，脸上恢复了正常。他疑虑地看了一眼探长的笔记本，接着开始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。

“我是个光棍，”他说，“因为喜欢交际，认识了很多朋友。其中有一个叫麦尔维尔，他是一个退休的酿酒商，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厦。几个星期前，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，我结识了一个年轻人，叫加西亚。我知道他有西班牙血统，跟大使馆有点关系。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，待人处事很和气，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最有风度的男子。”

“这个年轻人跟我很投缘。他好像跟我一见如故。我们认识才两天，他就到里街来看我。这样见了几次面，最后他邀我去他家里小住几天。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紫藤居，昨天晚上我就应邀去了。”

“我去他家之前，他就跟我提到过他家中的情况。他跟一个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，是他的同胞，照顾他的一切。这个人会讲英语，为他料理家务。他说还有一个不错的厨师，是一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，能做得一手好菜。我记得他提到过，那是萨里郡一个少有的人家。我赞同他的看法，虽然后来证明，它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。”

“我坐车去了那里——离厄榭南边大约两英里远。房子十分庞大，背对着大路屹立着，房子前面有一条蜿蜒的车道，两旁围着高高的常绿

灌木丛。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看起来十分衰败的老房子。马车来到那斑驳、风吹雨打的大门跟前，停在杂草丛生的马路上，我都怀疑自己来看望这么一位不怎么了解的朋友是不是欠考虑。他亲自来开门，很热情地欢迎了我。他把我交给一个神色忧伤、脸色黝黑的男仆。仆人拿着我的箱子，把我带到为我预备的卧室。整座房子都让人觉得压抑。晚餐就我们两个人。我的主人虽然尽量想活跃气氛，但是他的思维总是很飘忽，说话含糊混乱，我几乎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。他不停地用手指敲着桌子，又不停地咬着指甲，还流露出别的一些心神不宁的迹象。至于那顿饭，侍候得既不周到，菜也一般，还有那个不爱说话的仆人的阴郁脸色，实在让人没胃口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那天晚上，有好几次，我真想找个借口到里街来。

“我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可能跟你们二位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。当时，我根本没有在意。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，仆人递进来一张便条。我注意到，我的主人看过便条之后，好像比刚才还要更加魂不守舍更加怪异了。他不再礼节性地跟我聊天，而是坐在那儿不停地抽烟，出神地沉思着。然而便条上写了什么，他没有透露。十一点钟左右，我高兴地去睡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加西亚在门口探着脑袋——房间当时是黑的——问我是否按过铃，我说没有。他对这么晚来打扰我表示了歉意，还说已经快一点钟了。后来我睡着了，一夜睡得很香。

“现在，我就要讲到故事中最让人吃惊的地方了。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，一看表，快九点钟了。我曾经特别打过招呼，让他们在八点钟喊醒我，他们竟然忘记了，我十分奇怪。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按铃喊仆人，无人回应。我又按了几下铃，还是没有回音。我猜肯定是铃坏了。我气鼓鼓地随便穿上衣服，马上下楼让人送热水。我一看，楼下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能想象我那时多么惊诧。我在大厅里大喊大叫，没有人回应我，我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，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头天晚上我的主人给我指过他的卧室，于是我去敲他房门，但没有回应。我拧动门把手

进入房间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床上根本没有睡过人。他跟其他人都走了。那个外国主人、外国仆人、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！我去紫藤居的这次拜访就这样结束了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呵呵直笑，一边把这件怪事记在他那记载奇闻异事的本子里面。

“你的经历真是离奇，”他说，“先生，我能否问一句，你后来做了啥？”

“我十分震怒。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成了某种荒唐玩笑的受害者。我收拾好我的东西，砰的一声关好门，提着提包就去厄榭了。我去找镇上最大的艾伦兄弟地产中介，发现那座别墅是这家中介租出去的。这让我突然想到，这整个事情的目的不可能是想捉弄我，主要目的肯定是想逃避租金。现在正是三月底，按季度付清租金的日子马上到了。但是，这也说不通。管理人很感激我去提醒他们，但是他告诉我，租金已经提前付清了。后来，我进城去拜访了西班牙大使馆，但那里不知道这个人。再后来，我又去找麦尔维尔，正是在他家里我初次和加西亚相遇。但是，我发现他还没有我了解加西亚。最后，我收到了你给我的回电就跑来找你了。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能给疑难案子出主意的人。但是眼下，探长先生，据你进来时说的话来看，我想你可以接着说下去了，因为似乎发生了悲剧。我敢保证，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并且，除了我已经讲的之外，我对这个人的死根本不知道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帮助法律。”

“这我相信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——这我相信，”葛莱森探长十分和气地说，“我可以说，你说的各种情况跟我们看到的事实完全符合。比方说，吃饭的时候有一张便条送来了，这张便条后来哪里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看到了。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丢到火炉里去了。”

“对这你怎么说呢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

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健壮、红脸的胖子。他那双明亮的眼睛让他那张大脸稍微看得过去，那双眼睛几乎就藏在皱纹密布的脸和额头的后面。他淡淡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、褪了色的纸片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火炉上有架子。他扔过了。我在炉子后面发现了这张没有烧掉的纸片。”

“我在炉子后面发现了这张没有烧掉的纸片。”

福尔摩斯笑着表示赞许。

“你肯定是把那座房子检查得很仔细，才找到这么一个小的纸团。”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的习惯就是这样。我能把它念出来吗，葛莱森先生？”

这个伦敦人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写在普通的米色直纹纸上，上面没有水印。用的是一张纸的四分之一，是用小剪刀分两刀剪开的。它被折了三次，以紫蜡封了口，用某种平滑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匆匆压紧过，收信人是紫藤居的加西亚先生。上面写道：

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色和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第一道廊，右七，绿色厚毛呢。祝顺利。

这是女人的笔迹，用尖头笔写的。但是地址却是用别的笔写的，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你能看出字体比较粗大。”

“很奇怪的一张条子，”福尔摩斯匆匆浏览了一下子，“我真佩服你，贝尼斯先生，检查这张便条时这么留心细节。不过也许还能补充一点小细节，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普通的袖扣——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是这种形状呢？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剪。两刀剪得很短，但你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剪的地方折的印子是一样的。”

这位乡村侦探吃吃地笑了。

“我还以为我已经把纸条上的线索弄得清清楚楚了，现在才知道还是有所疏忽，”他说，“我得说，我没有从中看出什么，我只知道他们要搞什么鬼，而这事情通常会牵连到一个女人。”

当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局促不安。

“你找到这张便条，我真的高兴，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讲的事情，”他说，“但是，我想指出来，我还没有听说加西亚先生和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。”

“说到加西亚，”葛莱森说，“答案很简单。人们今天早上发现他死了，在离他家大概一英里远的奥克斯肖特公地上。他的脑袋被打烂了，是用沙袋之类的东西打的，与其说是打伤的，还不如说是砸烂了。那个角落很偏僻，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。很明显是谁从后面袭击他的。凶手打死他之后还不停地打他。这是一次凶残的谋杀。犯罪分子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别的线索。”

“抢劫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抢劫的样子。”

“这太可怜了——悲惨又恐怖，”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义愤填膺地说，“但是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我的主人深夜出门遭到如此惨痛的下场，这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怎么会牵扯入这个案子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先生，”贝尼斯探长回答说，“在死者口袋里找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你写给他的信。信里面说你那晚会跟他在一起，就是他死的那天晚上。正因为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知道死者姓名和地址。今天早上九点钟之后我们赶到他家里，你和别人都不见了。我一边拍电报给葛莱森先生让他在伦敦追查你，一边侦查紫藤居。后来我才进城跟葛莱森先生一起来这里。”

“现在，”葛莱森先生说着站起身来，“我想最好还是走一下官方手续。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你跟我去警察局，把你的证词写出来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马上就去。可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还是请你为我服务，我希望你不惜一切代价、不辞劳苦地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”

我的朋友转身盯着那位乡镇侦探。

“我想你不会反对我跟你合作吧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“十分荣幸，先生。”

“看来你做事很迅速还有条理。我想问一句，关于死者被杀的准确时间你有什么线索吗？”

“一点钟之后他就在那里了。那时开始下雨。他一定是在下雨之前被杀的。”

“但是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贝尼斯先生，”我们的当事人大喊，“他的声音我是根本不会听错的。我敢发誓，他就是在那个时间在我卧室里跟我说话。”

“奇怪，但不是没有可能。”福尔摩斯微微一笑，说道。

“你有线索吗？”葛莱森问。

“表面上案情并不怎么复杂，虽然它有些传奇有趣的特点。在我冒昧抛出最后结论之前，我最好还是更深入地了解一些情况。哦，对了，贝尼斯先生，除了这张纸条之外，你在察看房子的时候还看到了什么异常的东西没有呢？”

这位侦探十分惊讶地盯着我的朋友。